

酒中宽窄

●陈新华

劳动节，我和少峰为自己放了一天假，暂别繁重、枯燥的工地。一大早怀着愉快的心情漫步在安庆古镇的青石板路上。清晨人不多，但早餐铺上已升腾起缕缕白烟，炽热的烟气带着霉干菜扣肉的香味，还和着土灶的泥土气息，给远离乡土的人一种亲切的感觉。

整个古镇临水而建，自有江南水乡风韵。青石板路两侧的店铺鳞次栉比，典型的前店后居，居住和商业混合在一起。边走边逛，莫名就走进一家酿酒的小作坊，其实是因为酒曲的浓香总莫名其妙地诱惑着我，记忆中那是一种香甜又辛辣的味道。勾起我浓浓乡愁！

早年间，乡村里大都有酿酒的作坊和榨油的油坊。父辈们都是喝原始的纯粮酒，这种酒用晒干的山芋片或高粱酿造，度数高，酒味浓烈。乡下人也不是经常喝得起，只有逢年过节或有喜事时才能一亲芳泽，平时除非是贵客临门，才舍得打半斤八两，宾主尽道。

小时候看父亲和亲友喝酒那个神态，让我百思不解。父亲喝酒时，总是先招呼客人吃菜，再端起桌上的白瓷蓝花小酒杯跟客人的酒杯轻碰一下，轻轻抿上一小口，嘴里不断发出咂咂声，脸上散发出云彩般的光辉。这时候总是让我和母亲帮着烟酒，烟酒就是将锡壶放热水里或无明火的柴屑中加热，能闻到浓浓的香味，每次我总是一种想尝一下的冲动，可又畏惧父亲的目光。

没想到这么浓烈的酒香，我第一次体会的是透过五脏六腑的辛辣，喉里火烧火燎，脸上火辣辣。那天是父亲的好友亚元叔来跟父亲商量油坊开榨的日子，正好端午节。新菜籽已收割，晒干。父亲留亚元叔吃午饭，让我去酒坊打一壶酒，我一路连蹦带跳赶到酒坊，酒坊外表并不起眼。几间朴素的土房子，被风雨侵蚀，墙土墙上爬满藤蔓，小黄蜂的孔洞布满其间，夏日的午后，忙碌的小黄蜂进进出出，它们轻轻扇动翅膀，发出轻盈的声音，而我已不能像童年时去捕捉它们。

当我从正元伯手中接过酒时，心中一阵阵激动，听不清正元伯叮嘱我路上要小心的话。走到无人处，慢慢揭开封口的塑料膜，小心翼翼地嗅着酒香，终耐不住心里很久的好奇，咕咚一声，一口酒直入喉咙，没有吐出的机会，家乡土话叫好心害死人！伸着舌头忙跑向路边的水塘……

当我低头躲闪着将酒放在桌上时，还是被父亲看出了端倪。他一把将我捉住，双手固定我的脑袋，两眼直盯着我猴屁股样的小脸，我又惊又惧。“小子，你偷酒喝了，没事吧！”父亲大声问我。

“别惊了娃，”亚元叔从父亲手中把我接过来说，“没事，少峰也喝过，迷糊了一会儿就好了，依我看这小子耐酒性真强！是个男子汉。”……

时光来来往往，高粱青了又熟了，黄澄澄，黄土地里坑坑洼洼，山芋又大又圆。农人一次次收获留下口粮，有些酿成酒，将日子揉进酒里，让生命充满激情，香甜！在这样的轮回中，我们渐渐长大成人，走向天涯海角，为生活打拼。

结识五湖四海的朋友，在交往中，烟酒是最好的媒介，河南、山东、关外人喝酒豪爽、大气，他们不在乎席上菜肴的高贵与多少，喝的是激情与坦诚。南方人大都好情调，讲究菜品，慢慢入佳境，划拳划得兴起时，大有不醉不休之势。

我家乡父老喝酒，总是细水长流，用一种二钱，三钱的酒杯，一小口细细品味，无论从酒量，气势上都较二者逊色，当然也有例外。

少峰误会了我的意思，他问我还记得出门打工前在油坊里喝的那次酒，我说怎不记得，那是长辈们为我们举行的成年礼，为我们走向社会的一次测试。

那天傍晚，父亲让我收拾一下，跟他去亚元叔掌管的油坊，老远就闻到新榨菜油的浓香。少峰在门前张望，这时正元伯拎着一大坛酒朝这边走来，父亲忙向他打招呼，屋里的亚元叔跟做泥瓦工的海伢叔听到说话声，忙走出门相迎。油坊里的空处摆着八仙桌椅和板凳。绕着桌子能望到

里间，土灶台上摆着一盆冒着热气的红烧鱼块和几盘时令蔬菜，少峰的妹妹杏花在往灶膛里添柴火，火光映红了她的清秀脸庞。她娘在锅台上翻炒肉块，少峰告诉我是过年时留下的腊肉。

今天啥日子，搞得这么隆重，我理不出头绪。我跟少峰静静坐在旁边听几位长辈唠嗑，听了好久，好像在说让我和少峰跟海伢叔学泥瓦工。父亲要付酒钱，正元伯好像不高兴，大声说：“都几十年老哥了，今天酒算我的，大家尽兴喝，等两娃挣大钱了，有出息了买茅台来孝敬我！”

海伢叔笑着说：“老哥，茅台是国宾酒，接待外国友人的，你等天门开吧！”

“我等，天门总会开的！”正元伯望向门外的天笑哈哈地说。

“好了，好了，马上开席了，大家坐好，海伢叔今天坐东角上席，等会儿让两娃敬你酒，正元哥坐二席，我跟云海哥坐陪，两娃坐下首。”

海伢叔客气地说：“几位老哥哥这怎么行，就是不肯落座。

正元伯说：“你今天不坐上席就是不给老哥们面子，两小子还指望你带出山村长些见识，学好手艺！”

“是啊，是啊！你要多操心！”亚元叔和父亲一起附和。海伢叔无奈勉强坐下，两只手小心地曲在胸前，很不在样的样子。

杏花和她娘很有条理，上菜，摆碗筷，亚元叔将酒坛的酒装进锡壶放在热水中煨，又从海伢叔处挨个添上，只是这一次用的玻璃杯，一杯下来约有一两多。长辈们推杯换盏，酒杯里溢满乡邻情分，一轮下来，我和少峰杯里的酒还满满的。正元伯开始言归正传，今天算两娃的拜师酒，让两小子敬师傅的酒，目光温和地看向我和少峰，我望着杯里的酒，想起那透入五脏六腑的辛辣，有些怯意。抬头望向几位长辈，每个人目光中透出鼓励与期许。我看向少峰，我们目光对视片刻，我们看出了彼此的鼓励与无畏，哥们，不就是辣吗！一口一杯辣一回，干！我跟少峰同时端起杯子举向海伢叔，收回来，头一扬当白开

水一样往喉咙里灌。还没回个味来，就听到正元伯的赞许和掌声！

在赞许声中我们熬过呛人的辛辣，开始体会到辛辣后的醇香，凭着初生牛犊的勇气，我们依次向长辈敬酒，一口一杯，长辈们情绪高涨，再也不含情脉脉，小口慢品。也能一口一杯，喝得豪爽，大气。

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个年代，乡下人学门手艺，拜个师傅是天大的喜事。那晚每个人都喝高了，他们虽没有“斗酒诗百篇”的才气，但吹拉弹唱，把家乡的黄梅小调表演得有模有样，父亲用亚元叔自制的蛇皮二胡拉起黄梅调，亚元叔和杏花妈唱起夫妻观灯……正元伯用笛子为海伢叔伴奏，一曲“红星照我去战斗”，声音洪亮，浑厚！吸引附近不少乡亲来看热闹，大家有说有笑，各展才艺，吹、拉、弹、唱，直到月上中天……

“人生有酒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是乡村父老难得的一次放飞自我！

多少年后我渐渐明白，父辈们不是没有“把酒问青天”的豪迈，只是他们在生活的宽窄中选择自己的喝法，有三五乡邻，些许老酒，几盘青菜，细嚼慢饮，“把酒话桑麻。”这才是家乡小酒原始的境界。时光变幻，正如正元伯所愿，天门真开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茅台酒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走进了普通百姓的身边，前些年回家带了两瓶，让父老品尝一回国酒的浓厚醇香。

岁月苍苍，父老的青丝换白发，所幸都还健在。

在这异乡的酒坊，闻着浓浓的酒香，望着门外早餐铺上升起的青烟，我仿佛望见了家乡，几缕炭烟徘徊在村庄之上，炊烟下母亲忙碌的身影，堂屋里正元伯，亚元叔、海伢叔和父亲围坐一桌，高粱大曲的醇香，啜饮时的咂咂声，让我百听不厌，久久追寻。

这样才是人生，是乡情，友情，亲情。久了就是一杯浓浓的乡愁！需要我们去慢慢品味，浅酌慢饮。

风进入竹林后的心情(组诗)

●陈群

随后惊动自己

静止的事物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

习武

如果今天不工作

或者想些体力活

一切都那么自然

随手拿起“双锏”

一点都不乏味

还有从小练习的“四门拳”

一些不可缺的联结

打消静止

满足在增长

在工作或不工作的每一刻

变得真实 大方

喝水 擦汗

忠实的传承人

我不会停止运动

踩着六月的风

踩着六月的风

我的诗歌飘到了北京

落在胡同青瓦的褶皱里

成了一串未写完的切响浮生

驻足北影门前

用手机拍下那句月光

像极了我家乡的暖

此刻，我的语言发烫

小心地读，怕碰落了茶盏

北方夏夜的温度

最近神秘的心跳

埋在地铁的长句里

下一站

是回声

二

一场雨碾过人们的皮肤

藏在穿西服的口袋里

“蔚门桥”“天九共享”

地名在喉咙里滚动

正午的地铁

十二号线呼啸

某个少年从家乡到京城

原来她是家乡的妹妹

记忆里

翻开这页北京

酿成的是岁月的乡愁

故乡访秋

蝉蜕悬挂

像我未写完的诗句

风浪翻滚，我蘸取暮色

用季节的褶皱，藏下第一声叹息

风从荒野里伸出双手，卸在我肩头

城市带来的最后一粒尘埃

落在秋天的回声之上

我拿秋叶，劈开凝固的时光

坐在故乡的檐角下，手捧月光

看风进入竹林后的心情

那一个又一个

关于收获与离别的记忆

才为泉，财为水：论才学与财富之本末

●檀庭春

自古以来，有关“钱”与“才”谁轻谁重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表面上看，这是物质与精神的抉择，然而若我们回顾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阶层排序，并审视当今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便会发现一个更为深刻的逻辑：才是根本，财为末流；人才是财富的本源。

“农工商”为何位居其后？农、工、商三民，固然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关乎国计民生。但在传统观念中，他们的活动更多局限于“器”与“术”的层面。农业提供生存基础，手工业制造实用器物，商业促进货物流通。然而，他们价值的实现，往往需要依附于“士”阶层所构建的政治秩序和伦理框架。这种结构清晰表明，直接创造物质财富（财）的活动，其社会地位逊于创造和管理社会秩序、传承文化知识的智力活动（才）。它强调了“读书”所代表的才学，是比具体财富更为根本、更高阶的社会资源。

二、当代时代：人才是第一要素，知识驱动经济

时移世易，工业化与信息革命的浪潮彻底改变了社会形态，但“才”是比具体财富更为根本、更高阶的社会资源。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士农工商”的历史渊源，还是从当今社会的发展现实来看，“才”都扮演着更为基础性和决定性的角色。“钱”是静态的存量，是过去价值的积累；而“才”是动态的增量，是创造未来价值的根本动力。一个人若仅有“财”而无“才”，坐吃山空终有尽时；但一个人若身怀“才”学，即便一时困顿，也如同手握点石成金的钥匙，能够于困境中开辟新局，于无人处发现机遇。

因此，“有才便是有财”并非一句空泛的励志格言，而是对个人发展与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洞察。它告诉我们，最明智的投资，是投资于自身的头脑与才华；最可靠的财富，是植根于自身的能力与学识。当一个人通过持续不断地“读书”与学习，将自己锻造为一个真正有才之人时，财富自会循着价值的轨迹，如影随形。

财富流向发生逆转。在传统商业中，资本（钱）可能占据主导。但在新经济模式下，风险资本追逐的正是

那些拥有颠覆性创意和技术的创业者（才）。在这里，“才”吸引了“财”，并驱动“财”实现几何级数的增长。

三、有才便是有财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士农工商”的历史渊源，还是从当今社会的发展现实来看，“才”都扮演着更为基础性和决定性的角色。“钱”是静态的存量，是过去价值的积累；而“才”是动态的增量，是创造未来价值的根本动力。一个人若仅有“财”而无“才”，坐吃山空终有尽时；但一个人若身怀“才”学，即便一时困顿，也如同手握点石成金的钥匙，能够于困境中开辟新局，于无人处发现机遇。

因此，“有才便是有财”并非一句空泛的励志格言，而是对个人发展与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刻洞察。它告诉我们，最明智的投资，是投资于自身的头脑与才华；最可靠的财富，是植根于自身的能力与学识。当一个人通过持续不断地“读书”与学习，将自己锻造为一个真正有才之人时，财富自会循着价值的轨迹，如影随形。

财富流向发生逆转。在传统商业中，资本（钱）可能占据主导。但在新经济模式下，风险资本追逐的正是

腌菜时节

●何声林

飞。那切好的菜，白是白，绿是绿，齐齐整整地堆在旁边的竹匾里，越堆越高，像一座小小的、清香的山丘。

菜切好了，便要下缸。这是项要緊的一步，也是我们小孩子最觉有趣的时候（那时孩子们晚上是没有家庭作业的，也没有电视和手机看）。母亲先在缸底薄薄地撒一层大粒的粗盐，然后铺上一层菜，用手压实，再撒盐，再铺菜。她不许我们插手，只让我们帮着递菜。盐的分量，全在她手掂量之，那是多少年传下来的经验，多一分则太咸，夺了菜的鲜；少一分则易腐，保不住那一冬的滋味。她的手在菜与盐之间忙碌着，那神情，是专注的，甚至可以说是虔诚的，仿佛不是在劳作，而是在完成一种古老的仪式。

铺满了缸，最后的重头戏便是“踩菜”了。这活计，向来是父亲的。他需得将裤脚挽得高高的，赤了脚，在母亲的再三催促下，才笑嘻嘻地站到缸沿上。他那双走惯了田埂的

大脚，此刻却要像绣花一样，小心翼翼地在菜上踩踏。先是轻轻地，试探着，然后才一下一下，沉稳地用力。那“咕吱咕吱”的声音，是菜汁被挤压出来的欢唱，清脆而饱满。我们围着缸，仰着头看，觉得父亲像个得胜的将军。他一边踩，母亲一边在旁指挥：“这边，这边再踩两下”，“脚跟用力，对，对！”空气中，盐的咸，菜的清，混成一种咸香而鲜活的，独属于冬天的气味，弥漫整个屋子。

一切停当，最后便搬来几块早已刷洗干净的大青石，重重地压在缸里的菜上。母亲望着那口沉静下来的缸，像望着一个被安抚好了的、即将沉睡的孩子，长长地舒一口气，用围裙擦着手，脸上是疲惫而又满足的、浅浅的笑容。

此后的许多天，那缸便静静地立在墙角，成了我们心里一桩共同的、甜蜜的惦念。我们总会忍不住跑过去，扒着缸沿看。起初是没什么动静的，日子久了，便能看见石头周

围，渐渐渗出一圈浅浅的、黄绿的水渍。再过些时日，那腌菜的酸香，便一日浓似一日地，从缸盖的缝隙里丝丝缕缕地逸出来，勾得人肚里的馋虫蠢蠢欲动。

终于到了开缸的日子。母亲揭开盖子的一瞬，那股积蓄已久的、浓烈的酸香，便“轰”地一下炸开来，霸道地占领了整个院子。捞出来的酸菜，颜色变成了那种温润的、半透明的琥珀黄，拿在手里凉沁沁的。母亲亲切小，淋几滴麻油，便是一道无上的美味。那滋味，是尖锐的酸，带着恰到好处的咸，在口中猛地一激，口水便不由自主地涌上来。嚼在嘴里，是爽脆的，“咯吱咯吱”地响，仿佛能把一个冬天昏沉的脾胃都唤醒过来。

整个漫长的冬天，我们的饭桌上便总少不了它。可以素炒，可以炖豆腐